

跨境家庭隔三地 手機傳情聚天倫

媽媽錄歌仔送愛兒 自拼合照紀念成長



▲疫情期間，受出入境措施影響，許多跨境家庭分隔兩地。圖為一位媽媽帶著女兒與丈夫視頻通話進行交流 資料圖片

錢琴（化名）在元朗家中，對着手機視頻裏的兒子打着招呼，看着他蹣跚學步，努力想像着如果他在家裏會是什麼模樣。客廳沙發邊，一本小小的相冊裏，是兒子出生後母子2人每個月在沙發上同一個角度拍的照片，最後一張定格在1月春節前。「想着過春節回廣州父母家裏住幾天，沒想到遇到疫情，兒子留在廣州，我回香港，這一分開就4個多月。現在先生在深圳上班，我們一家三口分開在三個城市。」為了保持親情，錢琴會錄製一些自己唱的兒歌給兒子聽。

疫後雙城記②

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

錢琴說自己是個戀家的人，之前在北京和新加坡工作，至少每兩周都會飛回廣州。她坦言，選擇在香港定居，主要的原因也是離廣州近，每周都能去見家人。去年3月兒子出生，錢琴堅持每天哄睡，努力培養親子關係。不料因為疫情，一家人分開長達近5個月，「我第一次那麼久沒有回爸媽家，第一次跟我老公分開那麼久，更是第一次和我兒子分開那麼久。」

春節返鄉 幼子滯留廣州

她介紹，春節時照例回廣州住了幾天，當時快11個月的兒子很得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的喜歡。正月初四，錢琴在計劃是否準時回香港上班時，內地疫情已經比較嚴重，「當時回香港需要隔離14天再上班，我擔心形勢越來越緊張，有點不想回，其實我們有專門移動辦公用的設備，但是我沒想到會有用上的一天，當時沒有隨身攜帶。」

無奈之下，錢琴只能和先生一同返回香港。出於安全考慮，兒子留在了平時經常幫忙照看的父母家裏。她回憶，「出門前下午5，6點，就看到新聞推送，廣深港高鐵停運，到香港的直通車也停了，我感覺防疫措施已經在收緊了。」在他們最初的設想裏，半個

月，最多一個月就要回去接回兒子，「我們都特別小心，從廣州坐車到深圳都是坐商務座，盡量選擇人少的地方。」

盼親身見證孩子成長

錢琴夫婦回港時，還沒有強制檢疫措施，「只是在口岸過關時需要填寫詳細的健康聲明」。不久，香港就宣布封關。2月15日，先生留在香港陪她過情人節後便回深圳上班，此後兩地檢疫措施進一步收緊，一家三口就此分居三地。

錢琴說，此前計劃了各種關於兒子周歲生日的慶祝方式，自己喜歡拍照片，兒子出生後每個月都和他一起在客廳沙發同一個角度拍一張照片，記錄彼此的變化，3月原本也預定拍一套特別的相冊。計劃趕不上變化，兒子周歲時，她在騰訊會議視頻軟件上留下一張3人同框的截圖，作為這段特殊時期的見證。

「春節時，兒子還不太會站立，需要扶着東西，從他自己站起來，到慢慢走兩步路，發出類似爸爸媽媽的聲音，這些進展我都是通過屏幕看的，我希望親身參與他每個成長的環節。」

為了和兒子保持親情，錢琴決定錄一些自己唱的

兒歌讓父母播放給兒子聽，讓孩子記住媽媽的聲音，「基本上每天一首，4個多月，我把所有會唱的兒歌，普通話、粵語和英語都唱了一遍，也喚醒了很多我自己小時候的回憶。我現在已經找不到可以唱的兒歌了，每天在網上搜索還有什麼兒歌。」每天視頻通話前，父母會先播放這些歌曲給兒子聽。錢琴說，「兒子非常喜歡聽歌，他不太會叫爸爸媽媽，最會說的是要聽『歌歌』」。



▲錢琴的先生希望廣東香港兩地早日通關，他能回家與家人重聚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攝

老人學上網 連線見孫子

「結婚後，我就很少回香港。現在孩子快1歲了，已經半年沒有見過爺爺奶奶。爺爺奶奶也是隔著手機屏幕，給孫子的照片點個讚。」吳舒景在內地讀書後，隨即在深圳、香港兩地創業。

疫情前，妻子因工作關係留在北京，孩子跟隨妻子在北京，他的父母留在香港，而他則堅守在深圳的公司，幾個月家裏人都見不到面。這4個月，孩子學會了爬、走路，開始咿咿呀呀說話。吳舒景遺憾的是這些過程，作為父親他錯過了。

春節期間，吳舒景回北京與妻子團聚，結果假期還沒過完，就面臨「封關」問題。因公司在香港，有

工作安排，他不得不回港，隔離兩周後，在香港安排好相關工作，隨即來到深圳。「幸好當時深圳還不需要強制隔離。直到五一假期，又去了一趟北京。」吳舒景春節離開北京時，孩子還不會爬。五一假期再次回去的時候，孩子學會了扶着牆走路。想起這個過程

中，沒有陪伴在他身邊，吳舒景有些心酸。

雖然有疫情隔絕，但父母對孫子的掛念一如既往。疫情期間，爺爺奶奶學會用智能手機觀看孩子的照片和視頻。疫情前，吳舒景的爸爸也是個跨境族。

吳舒景回憶，父親經常會來到深圳，與他在東門一帶飲茶，買牛肉丸，吃河粉。現在回想起來也已經像是很久以前的事。

採訪臨近末尾，他透露了一個好消息，妻子的工作馬上要調動到深圳。全家人即將在深圳團聚了。雖然暫時還不能和父母團聚，不過相信也不遠了。

記者 何花



盼與至親重逢 一起花園散步

工作日中午休息的20多分鐘，如今對錢琴來說是最寶貴的一段時間，「下班回到家有時比較晚，兒子已經睡覺，所以我們都會在中午視頻通話。但他年幼不懂如何操作，剛開始看到我，會抓手機翻過來，好像要看看是不是媽媽藏在後面，現在其實不太願意對着鏡頭。我很怕他會忘記我。」

早在3月初，內地疫情逐步穩定，復工復產不斷推進，香港也有許多天未見新增案例，錢琴一度感覺很快就能回廣州見到兒子，「但境外的疫情突然嚴重了起來，廣州那邊居委會給我打電話，問我是不是在香港，如果在香港的話可能不能回去，需要集中檢疫隔離，我當時就崩潰了，腦子一片空白。」

對於何時可以通關，錢琴和先生兩人每天都在新聞網站留意最新的消息。希望盡快等來好消息，和兒子見面。

錢琴說，「雖然這段時間家人分居三地心裏

很難受，但是我還是很感恩，家人都一切安好。以前我想着帶孩子去海洋公園或者去坐輪船到哪裏玩，現在我最想的是一家三口在樓下花園散步的簡單幸福。」



▲1月30日，過境家庭經深圳灣口岸進入香港 資料圖片

「不到28公里 但來回隔離28天」

「我現在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是最近才在深圳買的。」錢琴的先生蘇林（化名）笑着說。2月15日從香港到深圳上班，他就開始過上了「無家可歸」的流離生活，「剛開始想租房子也租不了，只能住一段時間酒店，後來還好是朋友收留了我。離家時我帶的還是厚厚的冬衣，現在已經夏天，不能穿了，只能在這邊重新買。」

他和錢琴都沒有想過，家和公司一個小時的車程，有一天如此遙不可及。他介紹，太太在香港中環上班，自己在深圳福田上班，兩個人經過商量，決定在元朗置業，「取中間點，我們各自上班都大約一個小時，平時岳母來香港幫忙帶孩子，周末則回廣州休息，大家都覺得很方便，好像在一個城市裏一樣。」

他在手機上圈出家裏和辦公室的地點，無奈地說，「其實這個直線距離很近，還不到28公里，但是現在一來一回隔離要28天。」

境外疫情嚴重，香港疫情防控壓力大的時候

，蘇林也十分擔心太太獨自在香港，「香港地鐵人太多了，我讓她打車去上班，雖然開支很大，但是安全更重要。」太太在香港不能過來，蘇林就擔負起了探望兒子的重任。「以前我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，現在為了兒子，還是蠻小心，大部分時間我都自己做饭，或者在外面打包回家。」



▲4月3日，在深圳灣口岸入境大廳，海關工作人員核對入境人士的健康申明卡 資料圖片